

魏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一號

三國志 十七之廿一

魏書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三國志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

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

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

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

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

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

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

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

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

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北上公

山人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

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

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

不下太祖遣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具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

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

別將荀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其載以遼

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

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

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

據之以據四方公之勢去矣時荊州未定復遣還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

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

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

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

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灤山灤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

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

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

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

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

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梯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

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比救至彼破我

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

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取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
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
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
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救出餘衆權人
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
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
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倫曰大兵固說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
出以推轂委權或類率然之形或憑橋而
之勢詳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
心雖保且皮與我真心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
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
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
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謂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
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

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
帝卽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
帛千匹殺萬斛分封見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
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
敕遼毋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
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
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
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
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
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
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大官日送御食疾小瘳還屯孫權復叛帝遣
遼乘輿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
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爲流

漢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袍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緄嗣緄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緄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

召合徒衆禁附從焉及

太祖領兖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

王朗明異之薦禁才

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

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

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

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

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

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

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

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

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

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

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

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

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

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

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

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

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

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

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

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

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

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

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

聖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

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

於射大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

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

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

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

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

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
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獐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獐獐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獐已降當送詣
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獐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獐訣隕涕而斬之是時
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獐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
以爲謂而後降法雖不赦因而送之未爲違命蓋不爲舊交希冀東海平拜禁虎威
萬一有肆其好殺之心以展衆人之議所以不爲之虜死如惡論宜哉
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
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
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
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

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
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
騎齋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
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
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
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
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
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鄆而明喪師於殺祭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復
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功而况萬乘乎樂城之敗亦災暴至非戰之咎
其復禁等官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于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

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

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公孫瓚然勿與曹公

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

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

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

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

謂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

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聚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

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

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

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

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

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郿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

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賈茂太祖從散

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

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

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

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

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畧曰淵難爲都督劉備懼郃而易淵及嚴淵備曰當得其魁

用此何為耶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係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卽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統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

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威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係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郭淮之郃曰軍法關城必開出將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

蜀軍乘高布伏弓
弩亂發矢中郤詡諡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

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

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

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

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死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堆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

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臧彊賊祝臂破之又與

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

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

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表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

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

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

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

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

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

入募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

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於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

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

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

得度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鄴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鄴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張魯別遣晃討攻橫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涓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兵以利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遣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

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河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遂鄉侯及踐祚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

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
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爲袁
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
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
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
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

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年寬緩暫見齊整意尚快快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朕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鄒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欲馮情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以是滅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水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卹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遠方部功論終難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卹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利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

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表術征徐州呂

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

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

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爲中

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

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

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

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

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

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時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絞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爲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之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人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畧曰通小字萬德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

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邵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邵軍斬邵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

兵夜請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
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
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
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
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
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
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此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
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請太祖
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
收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
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
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諭曰剛侯詔曰昔

表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
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
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霄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
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免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
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救正當繼不待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
者何先或對曰清濁為本大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
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緒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
曰卿言得之耳可謂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緒乃擊放太尉荷景倩尚書董仲連僕
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
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
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
矣 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使節郎中陽太守嘗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
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從自居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
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知字茂約永嘉中並與郡鉅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旣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親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

以精兵入青州故人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櫬以從而光祖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

賊不得救蘭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
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
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
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
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
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
吳毅名黯奴子禮名慮兄建安二
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
休都督青徐霸為休口國家本肯聽霸耳若假霸少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
軍前擯去今意壯乃爾遂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
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威侯子艾嗣

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
為尚書門郎歷位都守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

侯子權嗣霸前伐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姪
字太伯首

敬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
撰也皆有題目稱姓字類條暢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

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
毓嗣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

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當為先登征定青徐擊賊功大於霸討呂佈
亭侯康亦以功封侯與太祖會南皮諸子弟入居鄆拜觀備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
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第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
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憂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支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

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

已太祖濟漢聘乃請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

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

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

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艾事君忠孝道一誠前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
是以魏武一而委之以二方之任也直壯武見知於魯辛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

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
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
別屯沔口止石楚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
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
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至時大雨城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
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數城中人使不
得見又自射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詰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
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畧此語與本傳反增邑五百
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
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相禹爲江夏
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
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步民吳母等作亂與昌稀逼太祖以虔

代松虔到招誘吳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
虔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益格殺之撫其餘衆群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
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
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
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
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
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
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

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後漢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

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感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小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特見重於時王愷嘗書曰祥始出任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遣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贈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曾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有功明帝卽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

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

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

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

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

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

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

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

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

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

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歔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平鄉侯邑七百戶賜

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搏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

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
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
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
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
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
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
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
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
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
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
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
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

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
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
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
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
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
陰聞韋死爲流涕募問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
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
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

狽音首

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

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
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
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惠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
晚後於魏中出一頭錄見之而哭惠謝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

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間
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
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係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
定漢中惠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
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
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之魏書曰其從兄
名柔時在蜀惠
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
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
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
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

之自平日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

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

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百二

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矢弓矢獨抱船覆水中

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

何爲惠罵羽曰豈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

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

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惠

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脰隕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

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

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

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
王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鄰家中身首如生 臣松之案也
死於樊城文帝卽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清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畧曰猛兵欲來縛清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義之上邪遂使行服 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城人也猛父與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其之官行道更相責辱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疾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戲之語畢以商屬都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與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予以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歎且以告與真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太守徐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

乃遷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

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弟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斃哉 邪陰市名刀法長持知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懼之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逢見中害每凍止之日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備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懦弱不敵避避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壽勳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滅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數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公右曰卿等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頭血汚此刀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此之壽驚懼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攢道邊溝中

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刃壽被刺未死娥親圍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腹
目大呼跡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掩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
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頗不覺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
法縱之娥親曰警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而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
城奔走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自匿娥親抗
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警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
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
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胡書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
奪強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非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列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
農張負貴尚所頌以東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收容贊善高人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
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讐不與其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
弱之微念父母之酷痛感感之曰言倉劍仇類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重雪三弟之永恨近古
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戎戎
牙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
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弛還州超復圍州所
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
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
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

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
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
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
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
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
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
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
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張
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
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
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

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皆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敬字祖文必殺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徵收濟從事到上由此召徵選帝責敬何不密察而便收從事敬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所以爲輕帝善之官至何奴中郎將敬子固字元安有數風爲黃門郎早卒敬一本作勃

魏畧勇俠傳載孫實頌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實頌雖漢人而魚豢繻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體闊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人劉賓頌等三人下後

孫賓頌者北海人也家貧資當漢相常侍左惟唐衡等傳伴人主更中衡弟高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口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管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頌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救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惟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酷買宜隨中含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賤謝尹息又救門言無常見此無陰見董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報衡弟皆知之甚志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

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通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奇爲

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取胡餅賣頃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實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亦賣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衡耳目也甚怖而失色賓碩開車後戶下禮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而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實碩也關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

乃出延岐入惟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織置積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道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所楊阿若西市相所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揖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志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項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肯令騎下馬屯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夫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竟捕得昂昂爲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頭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謝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與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餽餒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到家而噉人賦數十人已累其母以繩貫其手堂驅去初等怖恐

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累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聚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貴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袂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所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所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軍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賊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遂望出求哀出復所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家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遂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備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皆無孝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視采色於市里顧到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漢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而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當若二賢義多乎今故遠收孫視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故海岱至於鮑出不涂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焉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此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閭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魏書十九

三國志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

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

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諷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

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

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

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嘗必行爵必信太祖大笑建安

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

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

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虜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

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

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
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曰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虜之號爲索于之都去代二百餘里

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
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

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二日一夜與
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

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
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

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
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黃鬚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

魏畧曰太祖崩時年四十四歲文帝卽王位彰與諸侯就

國魏畧曰太子嗣立既葬遺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在任有功也因此遂見授用而開當隨劍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鄴陵塔薄使治中牟及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與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

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
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

京都疾薨于邸諡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高麗殺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彰忿怒暴斃至葬賜鑿輅龍旂

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
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

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祭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
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

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以陰 魏紀載植賦曰世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
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
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繁
而獲庭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
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性簡易

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鄴苗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

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

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楊修等
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
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百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
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山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
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苗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
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吾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
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

而又表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不自安

典 吳曰楊修字德祖太
尉 彪子也諱榮才博建

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誦著會曹偏主簿是時軍國多事時總知外內事皆留意自魏太子已
下並爭與交好入是時曹植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夢觀
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多習而言也昔仲宣歸步於漢南孔
璋鷹揚於河朔薛長擅口於青上公幹振藻於海隅德慈遠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
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小篆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主上於聖設天爵以諱之須臾以掩之今

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之才不聞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書虎不成速為狗者也而為書唱之反作論盛選誤贊其文夫植謂不失聽于今稱
之吾亦不敢妄數者畏後之唾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之言八議抑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
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便讓潤飾之弊自以才不能過若人無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

之佳麗吾自得之後由誰和知定吾文者常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
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律不能辨字而此而言不病者吾末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
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劍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摘擿利病昔田巴要
五帝罪三王皆云伯公櫻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談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伊
連求之不難可無歎也乎人名有所好尚蕭蕭蕙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或也
六英之發衆人所樂不墨謹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何談恭
說必有可采雖載之必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承道固未足以倫揚大義彰示來

世也昔揚子雲先朝載之史其辭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庶幾戮力上國流惠
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光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類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

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
之曰首登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捐迎書不盡懷修者曰不侍數日
若福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弱矣其夫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
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羅城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登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承風聲
仰德不暇日周章於前覽何曾賦於高視故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雖日發之質有非善之教遠近
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能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雷思文章今乃舍玉起陳應越數千
握膺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期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
殆如此矣是以對揚而辭作辭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臨惜其貌者也伏想說事不知其然
畏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鑽口市人提手者聖賢
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其修案于雲若不晚車強著
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他山因日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述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
之思也若乃不志經國之夫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推筆素所蓄也豈與文
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滿瞻瞻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奉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
如此其數補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
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後
有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
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
見之賜髦綬帛 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太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臭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游上人有悅其臭者書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廷吳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 世語曰修
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戲廢歷內
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目復以聽受網車內以惑之
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竟

次答教出答已入太祖惟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都城一門密教門不得出以
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誰從之故修遂以
文攝賜死修子臨歸子準皆知名於晉世 魏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善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
帝末為冀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澹酒不以官事為意直通卒歲而已成都
王知進不洽猶以為其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騎宗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
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山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
遺往見之頗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不誠也廣性清淨愛髦之有神檢謂
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裴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欲高而而
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三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

遣救仁呼有所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及其男口

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及其男口 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
親善時隨東與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有明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揚
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請許以沖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
醉植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學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難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
曰女人觀視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綠太親從之尋辟儀為掾
到與論議嘉其才期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况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
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苗侯親善較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
儀罪轉儀為右制義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詢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
後遂因賊事收付獄殺之 廣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多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

三國十九

安中爲黃門侍郎與嘗從容謂太祖曰蕭蕭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習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驅從冥游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承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與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與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重之於萬世者也與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

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政封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

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

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

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與之篇無禮過死之義形

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之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

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收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

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

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

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

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

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反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

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

流荒服來王超商越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

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

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

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

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紉

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

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

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小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休惕吞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而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術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綠山之隈遵彼河汭黃阪是階西濟關谷

或降或升驂駢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

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

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

醒帝嘉其辭義優詔荅勉之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

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刺頭負鉄鑽徒跪詣關下帝及

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賦王暴虐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

東歸以叙隔朝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館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壘清晨發

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日深欲濟川無梁泥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頸情內傷

大谷何處廡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

玄以黃玄黃御能進我思靈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嗚衡

輒引狼當路帶蒼蠅問白黑譏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擊轡止脚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

風發激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

羽飄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嘆息嘆息何所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佳形不歸孤魂翔故域

靈依寄京師存者勿符過亡沒身自哀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

非余甘咄咄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思愛尚不虧在遠分日

親何必同舍轉然後展殷勤會卒骨肉情能不懷若辛若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

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至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卽

長塗發華

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

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
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
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
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與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
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
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
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
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

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率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
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鉞者恐
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十豈惡生而
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魏甲至齊雍門伏請死之齊王曰鼓
鐘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
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轍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
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轍鳴者止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
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惡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魏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轍之下哉車右可
以死左轍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鈎如
雍門狄疑使越計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刑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
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至羈致北闕此二臣豈

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女輪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合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備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賊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圜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

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

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

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

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

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

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斃鍾列而先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衆三北之恥而退與

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波桓公之心於增城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

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感加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

難臣松之案魯君掩諸侯之命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行殺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難盜馬事趙則不聞益以秦亦趙雉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自不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
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
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
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
愛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畧曰簡雖上此未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
禮好服終章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得祿者非虛法
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爲榮而壯夫以爲恥故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上之所利故孔子有久死之論孟軻有樂生之義彼
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
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
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
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
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
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
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
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
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
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
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閣神明知之矣然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
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
遠游戴武弁解未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
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
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
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
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
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
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
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
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德者是爲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
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
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
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加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

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訢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皆非愚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拔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壇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于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搥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
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
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
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
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
懷摠舒蘊積死不恨之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
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
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
起予左右效命先軀畢命輪轂雖無人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
情不上通徒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

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姁叔魚陷刑叔向
臣國三監之戮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
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
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
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
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
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
安祈家之貴存其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
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

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

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

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魏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

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數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寤喜若時

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

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子此君

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

而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

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壯順或不輸短虎背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

備有不虞檢校東城領不足自救況皆復耄耆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

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一軍益損不復顧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

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自斃子弟懷得歸餘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

聽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其有廢捐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

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困在牀席非麋不食眼不能視氣息羸屬者凡三

十七人疲瘵風靡疔盲瞽瞎者二十三人惟正治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雉可以

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執鉏鋤草驅護魚鰭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

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

若數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盡然自固如地定習業者非復見送瞻若

伏以爲陛下

與於凡庶若相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惡之宅也西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

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局省監官使解重釋或追柏成了仲之

業營願淵原靈之事居子咸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

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繼維繫於祿位懷竹竹之小憂枕無已之百念

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焉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

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

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察屬皆買豎下

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

年申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嘗爲琴瑟調歌辭

曰吁嗟此轉蓬居世

何何然長生六

根逝風夜無休閑東西經上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

路急焉

驚鳴按我出故歸波中困當南而更止謂東面以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

歎川八落連

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

豈盛

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衛遠發移之風昔維城之義漢

初之封或何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同匹夫雖慙七國焉枉也且魏之代漢

非積德之由風

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殘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

也五等之制萬

四不易之典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

六代興亡曹

曹之詳友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

六代興亡曹

登魚山臨東河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剗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行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野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上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友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木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者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

其此之謂

與魚秦曰諺言首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易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邊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則公孫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于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魏書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
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
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褒秦夫人生濟陽懷王
玠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
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
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黃
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
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

十九

西川世圖

三國志二十

三國志二十

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於正元二年以

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前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

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辦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冲屏見當刑者輒探視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委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委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叙屬之三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言則流涕為娉甄氏

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姪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

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

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承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彼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禮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畧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巴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

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聖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細王以法朕用無然不寧于心王以慈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勸誦不輟於則加惟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怠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寒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

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齊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辭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而斯義舉意無怠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太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
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
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
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
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
與言曰受詔祭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
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
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自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
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
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

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
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
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
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魏世祖制詔中山王石司奏主乃者來朝也交通京師
之氣庶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由不可得
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
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符物也 袞憂懼戒救官屬愈謹帝嘉其

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
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
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
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
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
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

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且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聞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闈闕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字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琰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琰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琰後黃初二年改

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琰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二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

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書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妻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當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兒耳文帝又怒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

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八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

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

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

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
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
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
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
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
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實不遺仇讐
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
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土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
室而謀于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搆通邪謀圖危社稷有悖誠之心無忠孝之意
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
朕惟公族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
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
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爲淮南郡詔曰故楚王
彪背國附彘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舍垢藏疾親親之
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

百戶

臣松之嘗於人言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爲國子博士嘉後爲東莞太守崇爲征虜
將軍監青除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爲國
之慘傑人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而瞻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衡分雖踰十
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鑿斯誠寒暑不渝契崇答曰昔常拔羽儀俱遊青雲中教道訓胄子儒化渙
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道遙滄海隅
可以任玉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
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
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

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

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諡

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湛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

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榭壽張縣吏為有

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翁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

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狠少無寵於太

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

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

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漢文

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

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

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

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

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

薨茂稱隘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

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祖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

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翁遺世下世奉表末朝詔曰翁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現逮至其假世子印綬如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川翁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諡所撰並行於世

臣松之案翁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鄧城公至泰始二年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故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年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支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闔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一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太宗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

於園園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

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與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

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

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

載宗室曹同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

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成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

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

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其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

士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

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鴟鴞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

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闕端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

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臂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再誠貢策未

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泰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

民故天下同其憂奉土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

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相

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禩之後浸以

浸運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離心希九鼎而良迫宗姬姦情啟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

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

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咸亡匪遠相恤至於

王叔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勝之地騁誦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

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

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匡輔外無諸侯以為

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肱股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楫者為

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

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

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

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室胡

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路謀趙高自幽深宮

威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

後向使始皇執淳于之兼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子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

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

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

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恨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

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

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

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

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

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

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費鍾文景由寬之過

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木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

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
 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
 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擠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
 守社稷安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被責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頒奉恩德豈不哀哉田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
 哀平之際也徒權輿勢弱不能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奮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
 斯豈非宗子之方也而曾不蓋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徵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
 閹豎執衡朝無元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
 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內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絕感漢室之傾覆龍飛燕沛鳳翔宛豫掃除
 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傾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
 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覆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室虛之地君
 有不使之民宗室衰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功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用牧師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
 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比弟並城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問廝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
 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衝輓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
 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陰根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夫且庸基不可倉卒而成感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
 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
 雖舉之以黑壤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有上民建置不久則
 輒下慢上下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政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向中常侍兄叔典之後少帝族祖也是

時天子幼弱尚真以此
 論惑悟曹爽爽不能納



魏書二十一

三國志二十一

王衛一劉傳第二十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

守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人守辭勅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執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且是官豈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

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

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竒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

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

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

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

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

臣公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佻者簡易也表

卒祭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祭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謝也祭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

未分故天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入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祭復曰如祭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雖畧冠時智謀出世惟表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遂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臬志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祭計掩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

將軍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祭遭亂流離託命此州紫雲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忠

武以二年征荆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已平單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不相讓以此知張騰假偽之辭而覺其虛之自露也凡臨虛偽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酒灑 灑祭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

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

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

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恒典之疑要注

曰漢末災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祭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祭也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

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碁者不信以

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疆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

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此以各祭才既高明等雖各為職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百關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七祭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文

志曰太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

瑒字德璉瑒音徒哩反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

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官忍

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

蔡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
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
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
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衆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必不立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表
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
而不咎瑪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瑪終不
爲屈太祖並以琳瑪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瑪名
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
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瑪送至召人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瑪不與語使就技人劉瑄善
解音能鼓琴遂撫琴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斯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

知已劉瑄友爲蔡琳所誣思義荷微賜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

之案百氏典畧孽虛文章志並云瑄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稱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

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荆州使瑄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瑄

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被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騰云初得

稱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辰瑄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兼爲魏公而云瑄歌無辭軍國書

檄多琳瑄所作也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所讀琳

祖適近出瑄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琳徒門下督瑪爲倉曹掾屬瑒各

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漢書曰勳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例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

喜中至司隸校尉子勳字仲達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與世

服其博聞經漢書曰勳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

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勳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勳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瑒以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文士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于

書囑瑒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瑒答曰瑒聞
荆山之璞矐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琅之金登竊窺之首矐貂之尾綴侍臣之贖此
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于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
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處禾始熟而農
夫先嘗其粒恨瑒所帶無他妙飾若寶珠異尚所納也瑒辭旨巧妙皆知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
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瑒獨平視太祖聞之

乃收積藏 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植二十二年卒文
死輸作

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
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
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
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
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
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
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
一時之儁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國阮瑀汝南應
場東平劉楨七子者於世無所遺於辭無所假感自以聘顯職於千里仰齊
足而並馳繁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繁也如繁之初征登樓楸賦征思幹之玄緩漏厄圓
屬觸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音表書記今之儁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 自桓川邯鄲淳 魏畧曰淳一名淳字子
不勝辭至手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儁也

惟識葉許氏字伯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州由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其敬異之時五官

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舊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

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塗科謂植胡舞五雅銀

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說謂淳曰邯鄲之何如邪於是乃更著末幅擊儀容與淳評說混

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漢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

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仗之勢乃命副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

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也而于時世子曹芳亦大祖俄有憂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

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上給事中淳作投書賦于餘皇久之文帝以為淳賜帛于匹

欽 繁言夢曲畧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知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陳留路粹

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

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遇太祖使粹為奏

承指數致詭罪其大畧言融嘗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天聖之後也而滅

放蕩斷與融更相贊揚勸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說辭語甚多融

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

賤請歸休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 魚豢曰尋省往者魯

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結誠彼時文士之儁也今覽王粲阮陳路諸人前後文皆亦何昔
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曰仲宣寫
於肥體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範疏文前怪頗忿勢如是彼為非徒以脂腸曰
煎嚔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下 沛國丁儀下與弘農楊修之河內荀
一入營之未漆雖無植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儀廣修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彧一章叙彧曰
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

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
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

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

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詭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
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習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

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

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璩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居為模

則官至步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雖遠不羈不拘體俗性至孝居長職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

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問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奏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辭事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終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豈

子成名乎時幸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件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肅然曾

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迎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精代為維享亭

在須臾朕朕將復隆富貴俯仰間曾幾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辰辰今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警疾大將軍司馬文

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作時又

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以夜素於康讀康文昭字子遠晉車種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陽州刺史宗正喜為康

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備才聰過不羣高亮任信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

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為神仙

者冥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

籍知自厚者所以與其所生其末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遠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

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

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性奚會始人先白會稽

遷于譙之鍾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 曰鍾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

焉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

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

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窺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飯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

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

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遊之河東或云遊世及山濤為選曹郎康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白說不

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善會異浮安妻徐氏

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存明其事安亦性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

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歌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

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會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

子才多謀寡難乎免於人之世及遭此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泚騰性不傷物頃致怨

憎昔車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乖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篇皆為世所玩詠 康別傳云

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高其能免乎何康臨終之言曰哀孝尼嘗從吾學廢陵散吾每固之不

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臨所記不同 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康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 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即何

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上常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

之無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爾讓 世語曰母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

高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 孫盛嘗擊齒諸書皆云正
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孫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
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壽行狀壽知以景元二年除
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壽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
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為相國掾時陌安焉得以致母自儉
抵安罪孝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異為相國掾時陌安焉得以致母自儉
年殺紹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代也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以爲必書郎稱紹平
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 晉諸公贊
曰紹與山濤于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帝王
王師敗績百官皆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 景初
中下邳栢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
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
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書曰質字季重以才
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昌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爲世子質與
劉楨等並在坐楨坐禮之際楨出爲朝議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征而津小
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難易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
增勞每念昔日南史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道遵自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筆
順耳馳騫北場終食南館浮日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暇日既沒繼以明月同乘並載以游後
園東輪徐動實從無聲清風夜起悲涼微吟樂汁哀來泐然驚慄余願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從
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愉長逝化爲異物毋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冠履紀辰景風扇
物風氣和暖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遊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

人非我夢如何今道騎到鄴故使和道相遇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
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往反未足謂其勞結昔年疾
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
失每至鵲鵲流行綠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
相何何圖數年之間空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
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頗不護細行所能以名節自立而倖長獨
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
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連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矣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
之文對之披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
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
人無以逮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
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
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文不暇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昔年
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憤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
月之光動見賤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
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頗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臣松之以本傳雖
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
游存者三人烈祖龍萊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吾游處獨不及門統整畢恥能無懷愧
路不云連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勃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曾封出爲列
將而質故爲長史王顯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爲單家少游遊貴戚間益不與鄉里相沉
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丹北中郎將封列
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統請司徒董昭曰我欲羽卿
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焉君漸耄也 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前侯植並送
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手帳然自失吳質耳曰王常行流涕可也及

辭世子立而拜王及左右咸歎歎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賈別傳曰帝嘗召賈及曹休歎會命部后出見賈等帝曰卿仰諸視之其至親如此賈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賈所大官給具酒酣賈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謙性瘦賈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真見賈怒謂賈曰卿欲以節曲將遇我邪驍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非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賈案劍曰曹子丹汝非暑祝上肉莫實吞爾不挫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謙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賈頓叱之曰未幾敢燥坐諸將軍皆遂坐謙性急愈恚遂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賈思篡作詩曰情逾慷慨憂虞不可居健簡不能坐出入步脚謝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富何意中見美棄我歸黃墟執焚靡所持淚下如連珠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備儼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人為侍中時司空陳留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族賈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驍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群言無實也賈其年夏卒賈先以怙威肆行論曰魏侯賈子應仍上書論行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表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

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覲還稍遷尚書初漢朝遷後秦關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覲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中諸將引雖懷附內本可信司隸校尉劉錡錡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實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為西方諸將皆昏夫屬起無維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公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至不備彼必疑之相驚動地險眾熾始難為慮彧以覲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錄自典其任遂登錄議兵始進而關中人叛太祖自親征彧乃半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

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閩鄉侯三百戶音開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舉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置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買誼累息以爲

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官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

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
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勗後避諱或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勗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幾辭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文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荷歟潘生世篤其蒸仰儀前文五陸祖考位終太堂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支類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冠以博學才

量為各不嘉木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凱並以文章顯工象事別見揚

為河南尹遇害後凱薨諡曰敬侯子權嗣權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權字伯玉清真有各理少為傳服所知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賴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

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

知其相曰趙有積弊晉有積禍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上也於是乃召博學錄賜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牲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後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胾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擊錄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質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泗濼鳳皇不離其窟羅故列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易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在乎故虎嘯而各風起龍而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天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若影之象形故君子遠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孟喜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與別傳載廙道路為賊

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栢文之烈孤德順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前之積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海岳之負哀號靡及而之愚淺言行多違雖有浸潤

三至之問考躬之愛已哀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大慈既往之分門戶竄滅取笑明君是用遺策承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

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

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相公相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

初建為侍郎太傅而見之居無幾時長安欲親征蜀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

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

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眾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闕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

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

者雖強必敗也自燬下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

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

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小初以亡而

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習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

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

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

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

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

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

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燬下可高枕於

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

祖遂進前而報廩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

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廩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

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與別傳曰初廩弟偉與諷善廩戒

不詳而世之變者不密得人務合黨眾違先聖入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

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其懷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廩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

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吝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廩別傳載與妻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益亦無幾腹大曠及州郡皆司邊方重任難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既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下爾而政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首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患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思於榮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難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難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自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嗣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說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不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昔常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課田之多少及盜賊與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市上太祖是善之

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

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太子阜子爵字仲彥 晉陽秋曰爵有贊世志 少惠帝末為豫州刺史 爵自庶不顯貴 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

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

却會劭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

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

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救朝會如舊

日亦不蝕晉永和 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展洽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

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禮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大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霽服失容容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徵率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前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虞大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前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具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當從之竟却會御史大夫郝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

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

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

是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

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

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燿日新矣

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

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識淺誠

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學以移風俗著樂

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

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

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各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

就即襲父也 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許州史大夫大府原車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子悅字孔

擇晉光祿大夫襲孫繆 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

詞佳可觀首 襲撰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曉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首徐

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操人所以為君深戚也

幹難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其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 林爽統共在上黨為臣

道統性剛儻敢直口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名輒稱疾不就然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

著令荷或領典相機好士愛許聞統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

光祿大

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

魏畧曰林字孝友博學

給事中

文

光祿大

大京兆韋誕

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博大侯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意 建安中為郡上計史特

及誕並善書有名謂孫和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

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

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 正始中中三字不轉

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家故侯所書

猶有髮鬚敬侯謂觀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劍入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

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為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 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

以能書畧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初密簡

理不如淳也其序錄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大仲法

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 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

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創工杜氏然字其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 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

英者因而轉補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蘭池學書池水盡黑下 筆必為楷則號忽不

暇草才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肱和梁孔

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 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燕國夏侯惠

城孫該 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懼志好學年二十一上計掾召為郎中 郎中令河東杜

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敘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第賦 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

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偷求功也其詩曰驅馳馬不試婆娑槽 歷閭壯志未伸以嗣多辛酸

伊摯為隱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賦賦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 飢不食貧臣老負薪妻醉

呼不還釋之官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忠無知不在此 矣豈未有言被此萬病

久柴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九偷答曰屬鳥辨京邑哀鳴有所 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

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遊明時胡康出嶺誠楊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肅翮輕恒集遠為燕雀唯韓衆業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各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擊竟不得遷卒于祕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其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翁然號為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實是孟康康事見杜恕

傳煨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為侍中

尚書傳子曰煨祖父曆代郡太守父充請門侍郎煨弱冠知名傳子曰是時何晏以材嶺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從黨讒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

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子求交於煨而不納也煨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煨曰夏侯泰初一時之際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固用知所以下煨頃也煨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手叔言遠而情近好辭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及荀粲而無終計要名利內無關備貴同惡異多言而如此則多言多讒始而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

事下三府散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與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畧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泥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

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亾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承自建安以來至於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
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課
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
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
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
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
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
傳子同河南尹內書侍郎引統京畿兼古六鄉之土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
天下四方會稱之所聚而彘之所生前尹司馬之衆其綱而大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
李勝更前法以政一時之弊服立司馬氏之綱統其綱氏之綱日以經緯之季氏所毀以漸補之
郡有士自中非舊也河南俗重官操功曹典選曠者授其本國人無用其邦人者報各舉其
良而對州之官曹分職而後以大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
獄訟不加煩瑣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撻逐及人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
時號稱循之名也 遷尚書嘏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
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

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
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
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
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
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
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嘏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
恪若矯權苛暴瀾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淝江之外矣而議者
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
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
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
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

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
覈討藁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
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馬司

應戰略載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
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州立倫等奏請征吳朝廷以三
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勉姑蘇之禍齊國詳上嗣國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後權自破蜀兼十州之後志益
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策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惟
虐政民免酷烈倫安新惠內齊肅有同舟之懼雖不能
表矣和等或欲洗舟從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
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備其項領積穀相時而動凡
則功成各立苟不應節必歸後患自洽兵已未出入一載
撰節每出羅維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始難
凶同患若格繩其弊夫去其疾則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
開謀不行耳目無聞大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
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謂也邊等
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上一也兵出民去寇鈔不犯也
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
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條則賊假使資據之則
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備形

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用之而
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敵重財賈故敵逆能勞
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
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
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博陸故樊噲願
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陣越
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按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
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假言其年十
月詔利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吳軍於東關
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假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
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

寄命洪流以徵乾沒乎漢書張敖傳曰湯始為
屬文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臣松之以皮而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
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徵射不計干燥之典沈沒而為之恪不過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
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假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傳子曰假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渺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七
以明智交會 臣松之案傳子前云假丁夏侯之必敗不與之多 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

玄以名重致患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已出然則夏侯一危兆然觀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報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苟彼此是為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傳于此論非所以益報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

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報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報

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報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關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行以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日痛創其間報言嗾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報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報有謀焉及景王薨報與司馬文

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報報不敢受及薨報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餘盛評曰當官景文王之相魏也報會由是有自矜色報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報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

曰元侯傳子曰報少豐與報同州少自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報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儻而多疑於小失而昧於權利石慮庸庸者所以自任慎事遺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報言報自少與冀州刺史報報常侍荀勗善報報起早亡又與鎮非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繇並善相與報報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報著勲前朝收溼原子晉諸公贊曰報字子祗報少子也晉永嘉中至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

祭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祭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沖虛

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

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報用才遠顯臣侯之以為傳報識量名輩寔當時

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遠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報之美也

